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九靈山房遺藁序

浦陽戴升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
於庚午春已重鋟之而四庫存目稱先
生有遺藁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為憾壬
申冬幸購是編如得異寶即以授梓首
序者揭少監紘王待制禕蓋康熙季年

其邑人張竹城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
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其編次失序
曾廣文已詳言之茲仍其舊計文五十
八篇詩二百六十八首雖殘膏賸馥正
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
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哀然

成集如是之繁富者乎雖然先生固不
藉區區文字為不朽之業余獨於先生遺
文必搜羅而盡刻之者竊念先生之襟期
偉抱固為名教綱常所維繫又不徒以辦
香先輩桑梓敬恭之誼而已也先生出處
本末已具正集序中故不贅同治十二

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

遠沈蔚則類嗣宗太沖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
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
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
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
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曰探月索故
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
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
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
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泂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鳳鳥
蜀先生柳公質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
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
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
則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
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
九靈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迫沖澹而不攜
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

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
可誣禕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
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
詩實有之九靈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
其以吾言爲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生烏傷王禕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
可用之材當可爲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
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
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
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
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
君子嗚呼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
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

公貫侍講黃公潛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
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
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跡盤桓乎山顛
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
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
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
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立言
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
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之有聞

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
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
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
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
幸者足以有發也四明桂彥良序

校九靈山房遺藁題詞

元孤臣戴叔能先生九靈山房遺藁詩二百六十六

篇文五十八篇明經張竹城以培所揆輯而乃翁明

經愚谷哲序之以傳者也先生生梅節愍方韶父之

鄉少從里中大儒柳文肅吳貞文學長從賢大夫余

忠宣遊以得卓然自成其爲一家言今其遺文雖不

盡流布而殘篇賸什耿耿不可磨滅者照耀簡編而

膾炙人口又得愚谷父子搜羅表章之不可謂不幸

矣唯是元綱解紐豪傑並起無論一時依附獵取富

貴之人卽二三鴻儒負重望或有官位於元者亦且不有其躬踴躍以赴功名固先生夙昔金蘭契也而先生獨以一儒學提舉肩名教而心元室航海從王間關避地瀕九死不悔以卒自裁夫寧不知立功名者之富貴寵榮乎抑豈悼顯榮之不終懼危機之易觸而甘心行遯乎要其不必有文山疊山之任而常矢乎文山疊山之心者其所沐浴乎宋遺民之澤者深而觀感乎忠宣殺身成仁之烈者至也夫乃厯乎二十餘年艱虞窮悴流離奔竄之苦而終不易其初

志歟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爲漢子而卒
不能容先生之潔身豈當天下定猶慮先生才有
可爲而不以容鐵厓者容先生耶抑本無死先生之
心特不欲令有一人梗悉臣之化爰以官之者強之
而先生自奮其不爲威屈不爲利回之節干城名教
而靖獻以紹師承耶安以仰爾時名義之重風俗之
良而讀書談道之功亦備著矣惜乎當年無能傳之
者徒令人咨嗟憑弔於數十百年之後若明若滅若
隱若見於楮墨間此安尙論浦陽先賢而於先生尤